

國語週刊

版鄭南

期三第

日八月四年十三

部會委員行推語國部育教

處統通

部編編本卷生民同城

次一版月半每定刊版本

師範國文和小學國語(下)

(黎錦熙先生在省立漢中師範學校講演)

我們要曉得：完全小學，就是新縣制下的中心小學，至少一鄉鎮(團保)要設立一校，這與每保一校的國民小學不同，與民衆學校更不同。據行政院估計，除東北四省暫不計外，全國鄉鎮約有十萬個單位，就得設置十萬個中心小學。每個中心小學，都要學習標準國語，從初一到高二，讀書都要合於標準國音。至於中心小學或國民小學裏的民衆成人識字班和婦女班，或一般的民衆學校，只要訓練他們能够識字看報就行了，不需要在他們身上來求國語的統一，但需要設法使他們快點識字，以完成掃除文盲的工作。然而完全小學，性質就和他們不同了，乃是要求以國家的力量，將這十萬個中心單位，統一化爲一個中心單位，以達到統一國民精神，團結全國民族的目標，所以要厲行國語教育，這種責任，完全在我們師範生的身上。

但我們要使失學的成人婦女們快點識字，也須負責設法，這只要以他們一種認字的工具，就是注音符號。注音符號不但可以注出國字的標準國音，同時還可以注出土語方言。這四、個注音符號，只需要三個星期教會他們。他們學會了這四、十個符號，就可以藉此爲工具，去讀注音文字的書報，現在教育部編行的民衆小報，就是用注音

漢字排印的，每字右旁都有注音，是專供給三個星期學會了注音符號之後的民衆或婦女們閱讀的。民衆小報，在我們已識字的人，和受了完全小學教育的學生，只照注音符號就可以讀了。這國語注音，既已學會了注音符號，就可讀國語注音的書報，這是一樣的一樣的了解。這是一樣，許多不識字的人，他們都可以退還的國語書報，這除文盲的偉大工作，其實是很容易實現的！現在中國民衆文化水準太低，其上的原因，是生活上的飯，人人都要吃，而精神上的飯，人人都不要吃。民衆不識字的太多，即有通俗書報供給他們，也沒地方看，這是個嚴重的問題。所以要積極的掃除文盲，第一要辦字工，注音符號，是不可忽視的。師範生在學校時，應該對於注音符號的運用和教學，作充分的準備。

總括上面來說：(1)師範生國語文，是練習國語的唯一資料，要如說話打成一片，注意照國音朗誦美讀，要如說話打成一片，注意照國音朗誦美讀，全靠這種訓練。(2)國語統一，是關於全國中心小學，可以不勉強推廣到民衆成人婦女班。(3)掃除文盲的工作，只須努力注音符號的傳習，和注音文字書報的推廣。

(二)師範國文：小學教材，文字形式是白話，內容實質並不簡單，運用和選擇，都需要相當的準備。

當的準備，在師範也還充分準備的。怎樣選擇才適當？怎樣運用才合宜？在師範學習的國文，對於這些問題尚解決，無形中可以培植深厚的學識和能力。研習國文，分量不必多，但也不妨難，只要每篇讀熟，愈熟愈妙，四年或六年之間，熟讀若干篇國文，到服務小學教學國語時，對於文字，詞類，修辭等，自然認得清清楚楚，熟讀若干篇國文，到服務小學教學國語時，對於文字，詞類，修辭等，自然認得清清楚楚，熟讀若干篇國文，到服務小學教學國語時，對於文字，詞類，修辭等，自然認得清清楚楚。

(二)小學國語：小學國語科，分爲四部門。這四部門同時並重。多不覺有畸輕畸重之弊。現在許多小學，對於國語科的「說話」一科，教的很少，甚至於不照章列入科目，或者列其名，而實教並非說話，也有隨便教，並不講究教學方法的。即如書坊出版的說話教科書，也有好的，且小學採用的似乎不多。這是忽視說話一門的重要性，因之國語一門的字音調更不講究了。須知小學國語科四部門是同時並重的。

「師範國文和小學國語」這標題目中，「和」字表示二者的關係的，以上所說，就是二者的關係中，提出比較重要的事項，在師範，在小學，都應該注意改換的，略具意見。現在抗戰建國的責任，都落在前線參加抗戰，我們就要負起建國的責任來。掃除文盲和統一國語，是我們站在自衛的建國工作，實無旁貸，希望各位同學努力的準備並推動，以完成我們的任務！

字典辭書中之反切問題

趙爾庭

目前社會上流行最廣的字典，要算康熙字典，風行一時的辭書，要算辭源。使用字典辭書的最大目的，然當是

要解釋疑義；或者是字音不識，或者字意不知，或者是字形不明。字音方面說，康熙字典和辭源，都是用的複雜

的方塊漢字反切法，這反切法是虛不住的，是隨時隨地空閒而有變動的，隋唐時代的音韻，不適用於現代，也猶之乎現代的方音會把同一個反切拼成各種不同的音調。那麼因為不知道國音應該讀什麼而查字典辭書的人們，豈不成了「所發在此，新釋在彼，則負切者之意，無異有問不答，或答非所問」(辭源卷首的說)了嗎？

可是康熙字典的作者，並不感到反切之不適宜，而且大膽的誇大他所引用的音切說：「辨析微茫，集古今切韻之大成，合天地中和之元氣，後之言切者，當以是為準實也。」(康熙字典凡例)。他到底集了那些音切，會這樣神通廣大呢？他說：「音韻諸書，俱用翻切，人各異見，未可強同。今一依唐韻、廣韻、集韻、韻會、正韻為主，同則合見，異則分載。其或此數書中所無，則參以玉篇、類篇、五音集韻等書。又或韻書所無，而經、傳、史、漢、老、莊、諸書音釋所有者，猶為近古，悉行采入。至如附音心鏡諸書，一律余一；而反切用字，力避冷僻；都是他的優點。若謂「括音韻之源流，握翻切之靈妙」(音韻圖微凡例)則恐未必必然也。

音韻圖微一書，成於雍正四年(一七二六)，是反切用字最詳最詳盡的韻書，較之所謂當然的後起之秀了。康熙字典用的是廣韻等韻源用的是音韻圖微，那裏能辦到反切也便於康熙字典了。但是依我看來，不過五十步百步之差而已。

因為現代的字典辭書，既然負責指導音韻的標準，他應標記的音韻，固不應以唐、宋、元、明音為王(像康熙字典所引用的廣韻等韻，也上應採用模稜兩可的舊日反切，使讀者讀出各種不同的方音土調來(象辭源所引用的音韻圖微)。而且縱然如音韻圖微一用法簡而取音易，現在一般中小學教員和大學生，也還不容易運用反切的方法，出相當的字音來；何況對於這些作反切方塊漢字的聲韻，更不若普通老百姓們所容易辦得了的。那末，這不但是「答非所問」，而且是一「有問不答」！

科學昌明的時代，一切都要科學化：簡單，迅速，正確，明瞭。惟有用科學的注音符號標注出來的字典辭書，才真科學化，才能代表真正的國音國調，才真能走上統一的語言之第一階。總理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中曾說過：「語言也是世界上造成民族偉大的力量，促成中華民國的大團結！」

國語教育消息

教育部為標注各地方音，普及民衆教育起見，特於民國二十一年即行編纂方音之「注音字母表」；嗣後將邊疆民族，如蒙、回、藏、苗、傣、僳、佯、等語文字之音素，統籌增入，正在設法調查中，遭「七七」事變，全稿未獲完成，茲以該項符號，需要孔亟，邊疆教育，尤待此語文工具，特於國語推行委員會內組織「方音符號修定委員會」聘定李方桂、中央研究院、羅常培(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文系主任)周辨明(國立廈門大學文學院院長)，王力(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授)等四人為聘任委員，並指定本會委員黎錦熙(國立西北大學國文系主任)顧立西北師範學院教授主任，林語堂(在漢口)趙元任(中央研究院研究員，現任美國羅雅禮大學教授)為聘請委員，並推請黎錦熙、顧立、顧功三委員負責修訂，呈部核定頒行。原擬於本年元月元日公佈，因繕竣刊版未能趕及，大約暑前必可頒行云。

是廣韻。因為後來的這些清反切的韻書，都是他一張相傳的子孫。那麼從廣韻到國音的變遷法到研究是怎樣呢？留待下次再談。